

● 清朝奇案丛书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主编 张研 ● 副主编 张浩 ● 慕容似 著

伴虎行

年羹尧隆科多伏诛

白虎之兆……
世笃忠贞……
杭州将军……
园中之囚……

09



伴 虎 行

——年羹尧隆科多伏诛

慕容似 著

K249.09

Z 225

:4

责编:高美然

助编:冯 昭

复审:李广洁

终审:董高怀

清朝奇案丛书

伴虎行——年羹尧隆科多伏诛

慕容似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井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375 字数:10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203-03602-2

K·157 定价:6.20 元

139338

谈虎色变。
更何况伴虎而行。
一个皇上。两位大臣。
伴君如伴虎。
伴臣竟也如伴虎。
倏忽荣辱，重臣殒命。
是君杀了虎，还是虎杀了臣？
腥风血雨，怨怨恩恩。
庙堂江湖，奇奇幻幻。
谜。

前 言

“清朝奇案丛书”，顾名思义，说的就是发生在清朝的奇案、要案、大案。

这里既有数十上百贪官投首的贪污巨案，又有阴谋迭现、圈套连环、丑恶至极的舞弊案；既有权势倾轧、禁锢精神的政治案、科场案、文字狱案，又有曲折离奇、血泪斑斑的人命案。

这些奇案、要案、大案，反映了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令人触目惊心，无一不令人感慨万分。

从“清朝奇案”中，人们可了解到中国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制度，了解到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法制观念和社会问题，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

设中去。

“清朝奇案丛书”共十余册，每册十来万字，是一套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清朝奇案丛书”又是一部高品位的、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普及读物。

“清朝奇案丛书”遴选了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以叩人心弦的史实传闻、严谨的论理分析、文采斐然的晓畅行文，导引读者思索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陶冶情操，启迪睿智，丰富人生。

我们期盼着您满意的微笑。

引 子

京城。

萧索而阴沉。

槐树的叶子全落光了。

太阳无力地出没在这个季节，惨惨淡淡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

此时正是雍正三年的隆冬。

十二月十一日，原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狱中奉旨自裁。

其时，羹尧迟迟不肯动手，似在期盼着什么。左右再三催督，羹尧自感绝望，自缢而亡。

羹尧之死，犹如一道霹雳惊雷，震动了朝野上下。

三年之后，原九门提督、吏部尚书隆科多在畅春园外的囚屋之中度过漫长的九个月后悄然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畅春园内却是杨柳依依、夏风暖暖，一派生机盎然的新气象。

至此，年羹尧的两个主要人物都已远离了尘世。

然而，有关这桩奇案的种种流言却越传越烈。

因为年羹尧与隆科多是朝廷的柱石，皇上胤禩最亲密的肱股之臣。在天下人的心目中，胤禩、年羹尧、隆科多这三个

名字是不能分开的。人们难以想象这君臣三人一旦分离会造成的可怕后果！

也许，伴君如伴虎。

有人说年羹尧与隆科多知道了胤禩太多的秘密。

也许，伴臣竟也如伴虎。

有人说胤禩担心年羹尧与隆科多过著的功勋。

这君臣三人间有著谜一般的关系。

年隆之狱的兴起与了结不过数载，案子的源头却可追溯到数十年前。

让我们向往事回首……

目 录

引子

一、雪夜白虎 (1)

希望落空/同病相怜/年妃之死/雪夜白虎

二、来龙去脉 (36)

严羹尧与年羹尧/赫赫佟家/改变命运的入觐/夕惕
朝乾/九十二款与四十一款

三、杀人灭口 (64)

骨肉相争/年家的新主子/九门提督/太子复废/继位
有功臣

四、功高震主 (93)

西北王/年羹尧治军轶事/年羹尧第三次入觐/箕坐
无礼御座前/邹鲁的供词

五、杀与不杀 (112)

桀骜不驯年家子/孟光祖之案/不再请安/众说纷纭

一、雪夜白虎

希望落空

雍正三年初冬的一天。

年羹尧正被他的家人们围着。

他已经两天两夜滴水未进了。

年大将军的自信心仿佛已被摧毁。

去年在惊愕之中由西北前线被调往浙江出任杭州将军时，年羹尧并未觉着有什么异样。

因为他坚信，当今皇上是需要他的。

而且，在雍正帝最困难的岁月里，年羹尧与皇上唇齿相依的历史是谁也无法忘怀

的。

所以，年羹尧认为这次远调杭州，仅仅是雍正帝出于对其在西北诸省中的一些腐败行为的不满。

可是当朝之中，不腐败的官员连家庭生计都难以维持，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偏偏每一个官员的家庭都过着舒适的日子。

家仆严大与二公子年富在四川一带贩运木材，收益自不待言。

西北一带巡抚以下诸要员皆为我年羹尧一人所提拔，这也是事实，但这也是圣上赋予的特权。否则，平定青海叛乱的军事行动和善后工作就不会迅速且有条不紊地完成。

在年大将军的心中，这些所谓的“腐败”只是区区小事。

前往杭州的途中，他的行程极其缓慢。

他有一种直觉，雍正皇帝肯定会收回成命。

杭州将军只是一种闲职，江南的军事到雍正朝时已无需太多的着意。

国朝国防的重点应在西北与西南，像年羹尧这样出类拔萃的能员应该到最能发挥他才干的地方去。

然而，雍正帝的改任诏书并未到来。

相反，年羹尧接到的却是让他速赴杭州不得延误的训令。

当车队进入江苏仪征时，年羹尧不免着急起来。

也许是皇上在宫中待久了，这位昔日的四阿哥肯定是糊涂了，怎么能让我年羹尧上杭州担任一个闲职呢？

于是，年羹尧决定在仪征停驻下来。

他亲笔给雍正皇帝写了一道奏折。

这道奏折婉转地表达了对出任杭州将军一职的不满，言

词恳切。

年羹尧还在奏折中进一步说道：

“奴才在水陆之地仪征静候圣音！”

奏折与圣旨在路上的南北穿梭给年羹尧带来了一段充满希望的日子。

他在仪征逗留了许多时日，饮食与睡眠俱渐入佳境。

期盼已久的圣旨终于来到了仪征。

事与愿违，皇上的旨意中布满了斥责之词，命令他火速前往杭州就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据年羹尧奏称，伊为大将军所行之事，俱循照俗例而行等语。昔年用兵，有诸王掌大将军印者，有大臣掌大将军印者，惟胤禩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为者，从未之闻也。年羹尧不但踵而行之，且杀戮过焉，今乃云循照俗例。夫胤禩所云，悉僭妄非制，岂可云例。假若云例，则系国家大将军之定制，岂可云俗此语，狂悖已极。在年羹尧职分，即当年诸王掌大將所行之例，伊尚且不应比拟，而乃效法胤禩狂妄不法之举，是诚何心？着年羹尧明白回奏。

又据年羹尧奏称，戴铎将主子在藩邸时所批折子一扣，面与臣看。臣恐其在外招摇生事，所以敬收臣处，今附折恭缴，等语。戴铎昔曾具禀折，语甚妄乱，朕比时手批切责之。朕昔日之居心、守正、安守，即此所批数语可见。特将戴铎原折及朕手批发与九卿共同阅看，不知此所批之语，有何可招摇之处？而年羹尧奏折中，故意隐约其辞，以启天下之疑，不知何心？朕藩邸门下之人问者，惟年羹尧与戴铎二人肆无忌惮，曾在朕前敢作不法之语。昔日年羹

尧启折有云：夔尧今日之不负皇上，即他日必负皇父之谕。朕欲将其启折于皇考前参奏，年夔尧再三恳求而止。伊父年遐龄可凭，著年夔尧将伊启与朕当日之批谕缴上，恐存伊处招摇。朕当日不即参奏此二人者，因思二人居心阴险叵测，各处结党，狂妄悖逆。且年夔尧又系明珠之孙婿，或欲希此发露，以诬陷朕，朕岂肯堕其术中耶。况沽名邀誉之事，又朕所不为，是以切责批发直书朕之衷曲，即付本人收存，以为凭据。朕深知戴铎行止妄乱，罪实当诛，而近日不将戴铎置之于死者，实恐年夔尧等奸邪小人加朕以杀戴铎灭口之名也。著问年夔尧：朕昔日所批伊之启及朕所行之事、所说之言，或戴铎向伊曾如何说？朕果有不可以对今日之臣庶者，俱著年夔尧据实具奏，庶使天下人共见之。年夔尧若一言一字隐饰，乃天诛地灭人也。

又据年夔尧奏称：既不敢久据陕省，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县水陆交通之地，至此静候纶音，等语。朕前降谕旨，令速赴杭州新任，今逗留中途，旷废职守，迁延观望，不知何心？亦著明白回奏。其回奏折内，凡支吾掩饰及未经回奏之处，俱着年夔尧一一分析明白回奏。至九卿等所议，革去一切职衔，追回恩赐等物，锁拿来京严审正法之处，俟年夔尧回奏到日，再行请旨。将年夔尧缴上戴铎之折，仍发还与年夔尧去。

年夔尧满怀的希望顿时落空。

他只得重新打起精神来，依旨前往杭州。

然而，年夔尧的信心并未动摇。

时间将抚平皇上纷乱的心绪，那就是他被重新重用

的时刻。

年羹尧如此想着。

杭州短暂的岁月使年羹尧长年的戎马生涯有了一段歇息的时光。

杭州的湖山佳人倒时时令他从宦海的阴影中走出来。

当时，揭发年羹尧正成为一股政坛上的热潮。浙江的官员大都不敢与昔日的年大将军来往。

不过，年羹尧的虎威在江南仍大有市场。

涌金门的年宅之外四季无人行走。

杭州的百姓们都窃指此乃年大将军之宅，不敢从门前过，都绕道而行。

年羹尧当日的声望可见一斑。

雍正帝并未改变对年羹尧的态度。

声讨年羹尧的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

年羹尧不得不在奏折中竭力为自己申辩。

雍正帝仿佛已对年羹尧的辩解失去了信任。

年羹尧隐隐觉得皇上对他产生了误解。

在恶劣的政治气候中，他为前途感到担忧。

事态的发展变得越发严酷。

年羹尧被免去了杭州将军的职务，一家上下悉被锁拿至京。

这意味着他已成为朝廷的重犯，命运的幸与不幸只在于判决的重与轻之间了。

年羹尧北上时的心境是极端糟糕的。

据传，临行前夕，年大将军将一名爱妾赠于一位教书先生。

这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讹传，在雍正朝，年家的人是不可能漏网的。

更重要的是，年羹尧根本不相信雍正帝——昔日的四阿哥会将他置于死地。

所以，在北京的刑部大狱里，年羹尧一直困惑于皇上的动机。

狱内外音讯隔绝，这更加重了他的困惑。

“爹爹，您哪怕是喝一点也成呐，身子要是垮了，可就啥都没了，您要还是滴水不进，孩儿们这不孝的罪名可真是担当不起！”

上来劝慰的是年富。

年富是年羹尧诸子中最能干的一个。

雍正帝继位后，年富长期居住在北京，成为镇守西北的年羹尧在京城中的一只眼睛。

因而，年富的许多言行今天也就成了年羹尧的一项罪状。

年富见父亲并无反应，便接着说道：

“爹，昔日您常跟我们哥儿几个提到，当年跟随皇上争夺大统，何等凶险，这样的日子都挺过来了，遑论其他。今日吾等虽身处大牢，但祖父、伯父焉能袖手旁观，何况，还有贵妃在官中。”

年羹尧闻听此言，嘴角不由得挂出一副苦笑来。

当年奉诏回京，在家盘桓数月，常对膝下诸子言传身教，想不到昔日诫励之语，今天倒成了劝慰自己的良药了。想到此处，年羹尧的心头不由得轻松了许多。

他端起水喝了几口。

“依孩儿之见，只要贵妃与祖父在外运动，此处应是有惊无险之地。”

年富这番话既是在劝慰父亲，又是在憧憬未来。

年富所说的贵妃就是年贵妃。

年贵妃是年羹尧的妹妹。

大约在康熙五十三年或更早一些，年贵妃嫁给了雍亲王胤禛，成了他的侧福晋。

当时，诸皇子夺位斗争极为激烈，局势对雍亲王似乎并不有利。

雍亲王娶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之妹为侧福晋，当然有笼络年家的一层深意。

在四阿哥胤禛失意的时候，年贵妃总能抚平他心中的创伤，给他以新的希望。两人颇得鱼水之谐。

康熙五十四年，年妃生下一女，两年后夭折。

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六十年、雍正元年，年妃生过三子。

其中，只有八阿哥（第二子）福惠存活到八岁，余皆早夭。

由此可见，年妃一直得到雍正帝的宠爱。

雍正元年，加封年氏为贵妃。

从此，年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

连年的生育和丧子，加上夺位时期的险谲与雍正初年的动荡政局，使得年妃的身体变得日益虚弱。

雍正三年冬天，羹尧下狱时，年贵妃正在病中，这一下狱的消息无疑加重了她的病情。

当时，年贵妃正随侍雍正帝于圆明园。

她肯定在雍正帝面前做了营救工作。

十一月十五日，在狱中的年羹尧得到了一份惊喜。

雍正帝晋封年贵妃为皇贵妃。

从后宫的品级而论，皇贵妃仅次于皇后，在后宫属第二等级。

皇上对年贵妃依然是宠眷不衰。

这一消息对年家十分有利。

年羹尧与家人们也很兴奋，以至于他恢复了饮食。

年贵妃是年羹尧最有力的奥援。

然而，年羹尧并不知道，年贵妃的生命之躯已快走到了尽头。

在营救的希望中，年富的两个估计是错误的。

他的祖父前湖广巡抚年遐龄已届 82 岁高龄，生理的不便自不必言。实际上年遐龄早在 20 年前即已退出政治舞台。

他在致仕后所获得的尚书衔、太傅、一等公等职爵只是由于羹尧平西藏、青海功勋的缘故。

面对着爱子的沦落，老人心中的伤痛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这 20 年来政局的飞速变幻，使他的故朋旧友纷纷远离了政治权力。

82 岁的高龄了，屈指算来，年遐龄的同辈僚员们几乎已去世殆尽。

15 年前，年羹尧的地位即与年遐龄相埒。

自康熙五十七年年羹尧升任四川总督以来，羹尧在仕途上的名望与成就早已远远超过了年遐龄当年之所有。